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信

1856 年 1 月 — 1859 年 12 月

第 一 部 分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56 年 1 月—1859 年 12 月

1856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1 月 18 日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服完了第六瓶也是最后的一瓶药。病大体上又好了，不过最阴险的痔疮还在折磨人。

我在文章中没有涉及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因为光是多瑙河地区和瑞典的历史，便填满了不少无聊的篇幅。¹ 我很希望你来写科布顿²。

一旦我看到《泰晤士报》的增刊，就对你的文章^②再稍微作些补充。昨天该报所谓“无条件接受”的论调³，纯粹是交易所的手法，这种手法曾使它赚了许多钱。“两公国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这是 1772 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⁴上就已经向土耳其人提出的。我在图书馆找到 1841 年德国出版的海

马克思和他的全家自 1850 年 12 月至 1856 年 9 月住在这里。——编者注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编者注

尔曼的著作⁵，他在一家德国图书馆里找到米尼希元帅关于安娜时代的克里木远征⁶的手稿，并写了序言加以发表。你如感兴趣，我一定替你作些摘录。

想必你在《奥格斯堡报》^①上已看到法耳梅赖耶尔很称赞穆腊耳特的《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历史》（一部得过彼得堡科学院奖金的著作）。

又多次遇见布鲁诺^②。浪漫情调愈来愈证明是批判的批判的“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热衷于他所不理解的重农学派，并且相信地产的特殊恩赐作用。此外，他对德国浪漫派亚当·弥勒的经济幻想⁸估价很高。在军事学方面，他的最高典范是“天才的”毕洛夫。我坦率地对他说，他的这些最新的自白充分地向我表明，他的思想已经麻木到什么程度。至于俄国，他说：西方的旧秩序必须彻底推翻；这只能从东方来实现，因为只有东方人恰好对西方人怀有真正的仇恨，而俄国是东方唯一严密坚实的势力，而且是欧洲唯一还存在着“内聚力”的国家。至于所谓的我们关于内部阶级斗争的“幻想”，他说：（1）工人没有任何“仇恨”；（2）即使有仇恨，他们永远干不出什么名堂；（3）他们是（对复类福音作者⁹不感兴趣的“贱民”）只能用暴力和诡计加以制服和引导；（4）只要多给几文钱，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此外，据他说，凡是不属于“征服者后裔”的人，根本不可能起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只是理论方面除外。而在这一方面，如果说最近十六年来确有所建树的话，那只是在德国，而且恰恰是他布鲁诺一人完成的。他说他使得德国这个唯一存在过“科学的”神学的地方不再存在这种神学，并使

《总汇报》。——编者注

②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得“托路克不再写作”。多么巨大的成果！简直是一个可笑的老先生。他想在英国呆一年。我认为，他是想在英国传播德国已不复存在的“科学的神学”。他宣布洪堡是一头道地的蠢驴，因为洪堡在国外骗取了本来应当属于他的荣誉。

关于你的耳病，你应该写信给老哈维。他给丽娜^②治病也采用通信方式，而且，当他听说她只是一个未来的家庭教师时，甚至分文不收。附上丽娜的第一次诊断书，务请寄回。

我把乌尔卡尔特的劣作寄给你，这是他们在报纸¹⁰出版以前寄给我的。涉及宪章运动历史的“揭露”确实非常幼稚，因为乌尔卡尔特暴露出自己是英国的警探，幻想扮演西塞罗对待卡提利纳的角色。我从柏林《国民报》上看到，未来的普鲁士大臣布赫尔甚至吸取了乌尔卡尔特的“哲学”，并且跟着他逐字逐句地反复咀嚼。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已经是够受的了。

祝好。

你的卡·马·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好久没有写信，想必你很生气。但是，办事处的一系列工作还

布 鲁 诺 · 鲍 威 尔。——编者注

② 舍勒尔。——编者注

要占去我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之前，我恐怕无暇考虑其他事情。而且，非常苦恼的是，我的老头 常常让我替他购买纱线等等，一个星期还至少要给他写两次私人报告。

附上泛斯拉夫主义第二篇¹¹，此文语句的冗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内容的不足。从第三篇起，我最终将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你现在应当经常看看《卫报》巴黎通讯员的报道，——巴黎发生极不寻常的事情。近日来，《观察家时报》通讯员报道了更多和更有趣的细节；我就是想替你买这几天的报纸，但是已经全部卖光。也许在贝耳菲德那里可以弄到。

波拿巴正在急剧没落。本年参议员正式名单上没有德鲁安·德·路易斯，这一点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你未必知道，不久前，他在一次明显的反对行动中给一个奥尔良分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雷缪扎）留下一张名片，名片上参议院副议长的头衔划掉了。最近为了对付一批押送尼扎尔先生回家的大学生，调来了步兵 而军队一听到喊‘军队万岁！’就放下了武器，于是不得不尽快将他们调走，以免联欢成为既成事实。不久前在西南部的一次密谋，使五千人因此被捕（根据波拿巴当局的材料）。这次密谋在军队中牵涉很广；拉弗勒舍的军士学校完全被解散，因为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受到牵连，必须把他们送回原团队；但是据说，事实上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找到可以安插他们的可靠的团队。不久前，当波拿巴偕同夫人^②来到奥德昂剧院的时候，坐满池座的大学生们整晚唱着《弗兰·布瓦西先生》，那些意味深长的地方唱得特别响。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欧仁妮·蒙蒂霍。——编者注

巴黎工人现在哼一支小曲，它的副歌是：

“他就要走了 他就要走了，
小小的芥末商；
他就要回自己的故乡；
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为了让人们知道这个小小的芥末商是谁，警察当局禁止了这首歌。

这一切反对情绪和直接反波拿巴的情绪的大胆表露，以及波拿巴先生的相应的软弱都证明，大转变已经开始了。政变的措施¹²已经不起作用，而且也不敢再使用这种手段。你当然已经看到，《泰晤士报》也一连两天先称波拿巴本人简直是法国的不可避免的祸害——因为当初找不出一个可以赢得这个国家的信任和尊敬的人——，然后又把他的大臣等等组成的整个总参谋部说成是交易所的投机者和恶棍。今天的《卫报》又谈到波拿巴宫廷小品文作家兼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菲奥兰蒂诺这个坏蛋的一段趣闻。埃斯潘纳斯先生也从巴黎溜走了；他做了一些丑事，我大概过一两天就可以知道详情。莫尔尼也出了点什么事情；这家伙同他的至尊的兄长^①吵得有点翻脸，再次不顾风险自己搞起阴谋活动来了。

这个波拿巴当初一切事情都干得十分顺利，甚至最愚蠢、最卑怯和最可耻的事情也如此，如今他也确信，今后他将面临一个倒霉的时期。在战争和媾和的问题上，他已经察觉到，每个人都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谁也不为媾和¹³而感激他。其实，媾和问题还远没有了结。关于初步谈判的初步谈判¹⁴，除了关于贝萨拉比亚的

保留条件外，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而这项保留条件的意义因对卡尔斯完全沉默而抵销。在其他一切方面，只有让步的假象。其实，对波拿巴说来，按什么条件缔结和约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现在对他说来，就象当年的老多里沙尔一样，活命要紧，我相信俄国人比波拿巴自己更了解这一点。法国人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样对自己的光荣满不在乎；看来，从 1848 年起这些人毕竟不再为旧日的光荣或议会的欺骗操劳，而是更多地为其他事情操劳。

总之，看来我们幸运地避免了外侨管理法案¹⁵，——法国形势发展得如此快，帕麦斯顿及其同伙的贪欲很快就会不再使人发生兴趣。看来，波拿巴的纸房子今夏就会象路易-菲利浦的纸房子在可耻的 1847 年那样倒塌，至于何时出现一阵暴风把墙壁彻底吹垮，这完全取决于偶然事件。我现在已经戒酒，但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要在曼彻斯特最后痛饮一番。

请尽快再告诉一些关于老布鲁诺的情况；这个家伙的新的浪漫主义转变太有趣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弗·恩·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2 月 12 日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顽固的痔疮和由此而来的沮丧情绪还多多少少纠缠着我。再加上皮佩尔刚才给我演奏了一点未来的音乐¹⁶。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能够造成对“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的恐惧。

我在博物馆^①发现一些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有关彼得一世和查理十二之间的斗争和英国在这一出戏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当时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前者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后者把自己出卖给俄国。出卖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同时代著作家就是把它作为“不言而喻的”问题来讨论和陈述的。威廉三世同查理十二缔结的攻守同盟证明，他一开始就对沙皇陛下心存疑惧。他在位时大臣们违背他的意图行事。从乔治一世时起，辉格党人的活动就容易多了，因为汉诺威的选帝侯们执行了愚蠢的王朝政策，并且认为韦尔登和不来梅是欧洲利益的焦点。也许，主要由英国帮助俄国成为波罗的海的强国这一事实，不如十八世纪初人们就揭露出这个政策并异常精确地预言俄罗斯帝国必将强大这一点，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令人感到兴趣。尽管彼得从不列颠官方人士那里得到空前的让步并得到他们的直接帮助，他却同时跟王位追求者^①勾结起来搞阴谋。他的御医(厄斯金)马尔伯爵的亲戚充当这件事的中间人。整个这段秘史的主要资料是：

(a)《当真理合乎时宜时才是真理，或我国内阁目前采取反对俄国佬的措施具有简单明了的理由，这些理由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1719 年伦敦版。

作者^②从 1710 年到 1715 年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据他说 他

“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他获悉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本书所述的这种报告……”。

(b)《沙皇陛下的大臣韦谢洛夫斯基先生递交给不列颠国王陛下的备忘录》1717 年伦敦版。

俄国人为他们跟王位追求者勾结起来搞阴谋进行辩护的著作；特别精彩，因为它已完全是波茨措-迪-博尔哥之流的风格¹⁷ (虽然还不那样流畅)并且因此证明 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外交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变化。

(c)《1700 年已故国王威廉陛下和瑞典现在在位的国王查理十二之间签订的防御条约……》，附有若干问题的附件 (1716 年)。

(d)《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平意见……》“稍微使点劲，他就能上天”^③ 1716 年伦敦版。

过去最精彩的抨击性小册子之一。只要稍作修改，1853 年也

詹姆斯·斯图亚特，号称詹姆斯三世。——编者注

② 乔治·梅肯集。——编者注

③ 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4 卷第 176 节。——编者注

可以出版。象 (a) 和 (c) 一样，它提供了英国背叛的证据。匿名作者在跋中说：

“这本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有趣，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罕闻，我不禁希望我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这一代人；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内也将这样看待它，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叫做自己的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这句话，我和别人一样是当之无愧的。”

(e) 《大不列颠在欧洲当前局势下采取的行动的原因之探讨》
1727 年伦敦版。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只是描述了西班牙外交冒险家和后来的大臣里珀达“同一位俄国大臣保持十分特殊的亲密关系”，等等。当时外交界中的另一个大骗子格尔茨男爵也是这样。

(f) 《从 1698 年到缔结纽施塔特和约前的彼得大帝日记，译自按照档案中保存下来并经皇帝陛下亲自补订的手稿刊印的俄文原本》附有俄国出版者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夫 (Щербатовъ) 公爵的序言 (1770 年 8 月 2 日彼得堡版)，德文版是：1773 年柏林和莱比锡版。

虽然叶卡特林娜二世在这本日记付印之前一定检查过。但是它仍然有许多地方证实了上述抨击性小册子中列举的事实。

(g) 《瑞典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关于格尔茨男爵谈判等等的信件的抄本和摘录，按照丹麦国王的谕旨，在哥本哈根发表》1717 年伦敦版。

(h) 《尤伦堡伯爵、格尔茨男爵、斯帕勒等人的书信集》经批准后刊印。1717 年伦敦版。

(g) 和 (h) 当然是一切历史家所熟知的，但是他们没有可以用来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两个文件主要谈的是查理十二为了对英国进行报复而拟定的计划——率领瑞典军队在英国海岸登陆，宣布王位追求者为国王。

除了上述抨击性小册子之外，还有许多偶尔谈到瑞典英国俄国三国关系的历史的著作，或一些显然是在瑞典大使尤伦堡的策动下写的英文抨击性小册子，例如《评杰克逊先生的备忘录……》。

辉格党人散布谣言，说“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辉格党人采取了什么手段。每个人都应当注意到，当初英国人对奥地利在奥斯坦德成立的印度公司发出多么可笑叫嚷，但是他们却正式把自己的舰队交给彼得支配，帮助他在波罗的海东部海岸建设港口。同时，从当时波罗的海的英国商人的控诉中可以看出，彼得先生对他们远不是温和的。英国还是承认他的皇帝称号等等的第一个欧洲大国。上述抨击性小册子首先证明，这种行动方式决不是出于幻想和无知。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的回忆录》¹⁸ 中的下面几段关于彼得的轶事，会使你开心。彼得和皇后^① 曾在波茨坦拜会过她。

“皇后先恭敬地吻王后的手，彼得想要拥抱王后，但被推回。然后她向王后介绍陪同他们的梅克伦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她的侍从四百名所谓夫人。这些人多半都是当宫女、侍婢、厨娘和洗衣妇的德国女佣人。她们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一个盛装的小孩，当问到这是不是她们的孩子时，她们便行一个俄罗斯的鞠躬礼，回答说：‘沙皇陛下赐我以幸福，使我有这个孩子’。王后不愿向这些妇女致意”等等。

在波茨坦的一个房间里立着普里阿普的雕像，

叶卡特林娜一世。——编者注

索菲娅·多罗苔娅。——编者注

“姿态十分猥亵。沙皇观赏这个雕像很久，并命令皇后吻它。她企图逃避。他大发雷霆，操着半通不通的德语说：‘把头低下……’。皇后十分惊恐，就唯命是从。他毫不客气地要求国王把这个雕像和其他一些雕像送给他，国王无法拒绝”等等。

我想把我在博物馆发现的奇闻寄到什么地方发表。如供报纸，这些东西追溯得太远了。所以我想投给《普特南》。但是你必须先写信告诉我《现代战争的进步》什么时候可以脱稿，因为普特南在谈新的供应之前，自然会先要已订的货物。

我非常关心法国局势 只要《观察家》刊登这一类的东西 就请寄给我。《卫报》在威尔德这儿有。现在给报纸写东西非常困难，因为英国本地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经济情况的变化还很不明显。当前，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材料。

那时以来，我又见过布鲁诺^②一两次。这个家伙显然有一个计划，因为他是两手空空来找亲爱的弟弟 的。他是典型的老光棍，他为自己的保养和防老焦虑，并且他在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不无某些隐忧。他渐渐开始发现，伦敦是一个绝妙的地方，这里有“贫富的对立”而且他还有其它类似的“发现”。一方面 他妄自尊大和表现出超脱尘世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对一切东西都表现了小孩子般的好奇和乡下佬般的惊异，整个形成不很令人喜爱的对照。现在他主要是在啃英语。只要我再见到他，一定告诉你。

祝好。

你 的 卡 · 马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2 月 13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

据伊曼特来信说，海泽的生命油灯由于浇“油”^①过多正在渐渐熄灭。

伊曼特本人非常抱怨苏格兰人，不论他用什么巧妙的手段，都不能从他们那里搞到比十二小时更多的时间来教他们德文。这些家伙由于吝啬，甚至能够很快“掌握”。

我在第一封信后紧接着又给你写这第二封信，是为了一桩大事，就是载勒尔的事情。当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塞巴斯提安·诺特安克对未来有过什么打算，你是知道的。老蔬菜商的确是一个相当无情的人，载勒尔自己以他那特有的得天独厚的本能很快得出结论：用二百英镑去偿付积欠，而不去给未来的车轮加油，是完全愚蠢的。于是他作出了英勇的决定——告诉岳父不要付款给任何债主，而且，如果他被捕，也要保持镇静。他说，那时他打算通过破产法庭来解决，并且在这样了结了债务以后，在老头的帮助下开始新的生活。老头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同时载勒尔神往于这样一个前景：加入女王座法院监狱¹⁹的放荡的一伙之中，得到妻子

双关语；«Ol»有“油”的意思，同时也有“烈酒”、“啤酒”的意思。——编者注

和岳母的丰富供应，举行公开的宴会，并顺便完成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不朽著作（是由抄录奥格斯堡《总汇报》并涂上一层模棱两可的糖浆而拼凑成的）。于是，马上就行动起来了。游手好闲和所谓对城市的“业务性访问”的黄金时代来临了。奇怪的是，困难竟在于，尽管对他已经下了拘捕令，尽管他这位堂堂人物在伦敦招摇过市，却没有一个债主采取措施来逮塞巴斯提安。老蔬菜商对女婿的“人格”的信任并不因他逍遥法外而有丝毫的增加，因此告诉他，现在该腾出房子并同妻子一起搬到远处的茅草屋去住了。搬家时，机警的债主还没收了一部分家具，其中有塞巴斯提安的七双靴子。而“茅草屋”的所在地塞巴斯提安本人也曾想方设法使它不再是一个秘密，因为他根本不打算跟他的妻子马铃薯过隐遁恬静的生活。总之，他跟马铃薯、岳母和蔬菜商精心策划，即决定打发他去“新大陆”——自然是去纽约——，一旦他在那里弄到一个“位子”，就叫妻子前去。现在的问题——他本周应当启程——是他要带多少英镑的盘缠。他要求六十英镑。蔬菜商认为一半就够了。塞巴斯提安的计划是：到美国后，从亲爱的妻子那里索取一张又一张的五英镑券，好好地保养自己的肚子，出版自己的《卡斯巴尔·豪泽尔》和《亚历山大二世》并且作为一个离妻远出的男人永远保持着同马铃薯别离的甜蜜的忧伤。如果某一个债主最终还是抓了他，那就奇怪了。无论如何，他已经落到了这一地步。即使英国，他也要作为“财政上的”流亡者离开，只是比离开德国、比利时和瑞士时体面一些。他打算让皮佩尔同他作伴前去。皮佩尔为了占有七双靴子中的几双，只假装同意这个计划，但是评价员²⁰已捷足先登。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皮佩尔坐在我家里给孩子们上课，邮差在